

「生」字

打開一本國語作業簿。

對，一本全新的，規格 5×10 或 6×11 的國語作業簿——隨意到坊間雜貨鋪子、花個幾塊錢就能買到的那種。闔上，硬質的白銅卡紙封面，內緣往往嵌著一道藏青、天藍、桃紅或者橘黃色的弧形邊框，畫面中央，一男一女的孩童頭像對襯著一隻稀奇古怪的卡通式樣禽鳥，三者間參差幾個近乎全等的圓形墨印；一個墨印分別托著一個注音符號，拼起來，「ㄅㄨㄣˊ」、「ㄨㄣˊ」、「ㄇㄨㄣˊ」、「ㄉㄨㄣˊ」，底下一本花朵般盛開的書，象徵知識的泉源。再打開，一頁頁平整的再生紙張映入眼簾，訂正欄位下，筆直的草綠色線彷彿田間阡陌般，將空白紙頁劃分為格式統一的畝地，似乎正等待作業簿的小主人提起筆來——犁耕。闔上。

由裏到外，一本國語作業簿自成一天地，包藏著符號的秘密，蘊釀了創造的可能；打從會用筆寫字以來，那一本本生字練習簿幾乎可謂是無數作家與習字癖者初初的啓蒙書。

對我而言，最早的中文字詞訓練卻是來自於母親。依稀記得，是自己剛學會背誦九九乘法表的幼稚園大班時期，每日用過晚膳後，母親隨即拿出一兩張隔夜舊報，要我用紅筆——圈畫出當天她所規定的主題國字來：比方，有時是「你」，有時是「言」，彷彿海盜尋寶般，增添了尋字遊戲的趣味。

並且，母親說：如果全部找齊了，就有小點心吃。這句話由母親口中講出，儼然就地化為不成文家規，加以果凍、布丁等零食又紛紛以其色香味形挑動孩童的饞嘴，不啻對貪食的我產生強大的約制作用和吸引力，常常，便是母親敲靠於書桌一側，借著燈光縫補鬆脫的衣釦，我則端坐桌前，晃動小腳，一雙瞳眸骨碌碌流轉於陳舊報章以及較遠處，那一道道與時變化的可口甜點上。有時實在是巴望著點心，因此不得不拚了命似地埋頭尋找，如同察案的偵探不輕易錯過任何蛛絲馬跡。然則，愈是急於完成、攢著眉頭想儘速了結它，心思就愈顯得浮躁不安，我每每在食欲和求知欲等兩股力量的螺旋拉踞下，悶出滿頭熱汗，報章上那一行行方塊正字也奇幻地在想像疆域裏變形、抽生、竄長，化生為枝葉錯雜的怪木，紛紛搖晃枝條，企圖攫獲我的目光、混淆我的判斷；那感覺，像是獨自繞行於繁複的森林迷宮中，周遭卻是一片藤蔓野蕨盤纏，若想要突破重圍，唯一能信靠的，便只是手中盈握的這枝南鍼似的筆管。

從此以後，這枝南鍼似的筆管便再也沒離開過我的生活。躍入了小學時代，最初，我也和絕大多數孩童一樣，泰半醉心於低年級國語課本上那大片的和諧的

彩色插圖，而忽略了一旁白底黑字的正文。但過了不久，我漸漸感到插圖的瑣碎與無聊，反而是蝨伏於每一課課文的角落裏，那一排樣態詰屈的印刷字體，逐漸干擾著我，宛如奇異的密教符籙般，一步步迷惑我充滿好奇的黑眼珠。不只一次，我利用下課時間，拿起鉛筆來嘗試性地在隨堂測驗紙上頭一遍又一遍寫下，這些生難字詞。沿用「大拇哥，二拇弟，中指來挺筆」的口訣，方塊字寫起來可比畫圖，如果說「佳」是缺了胳膊的「推」字，那麼「鄭」不妨是手持長矛的酋長；至於鑿、聽、觀等筆劃繁多的字，則像春天園圃裏綽約的百花形影，撩亂紛呈，即便只是依著課本裏的字形描摹，幼穉的心靈也生出宛如上帝創造天地的喜悅。

如此著迷於「寫」，彷彿，那一點一橫一撇一捺，已預先在我心中鏤下些什麼。

隨之而來的是一次次的回家作業、生字練習，老師的評分形式則採取傳統的九品官人法：甲上，甲，甲下，乙上……如此這般，伊於「丙下」而止——而「評分」即意謂著「區隔」，區隔出高下優劣即是競爭。七八歲大的孩童，雖尚未歷遍人世滄桑，然而體內早已先驗地積蘊成王敗寇的憂患意識，總在暗地裏不動聲色地觀望，卻伺機找尋演出舞臺，純純然展現自我，以搏取底下觀眾歡動的掌聲。因為早以洞悉這套世俗運作的規則，所以，當我的國字練習本被當成作業範例供班上同學傳閱時，我就像賽場內勝利的鬥雞般趾高氣揚，眉宇間掩不住一股挑撻的傲——「甲上上」，練習簿內留下象徵教師權威的朱紅印記；「甲上上」，那是高於九品官人任何一等的皇族，對於鮮少有機會成為眾所矚目之焦點的我來說，其正向意義並不下於因拾金不昧等理由而得以站在朝會升旗臺前，接受主任們的表揚。至於班上那些因貪圖便捷，而自動將一排「口」簡化為一排「▽」或「○」的，在他們發回的簿子上全都出現數量相等的「×」；一個暗紅的十字斜紋自動降格一品，並且，老師說：每個字都再給我罰寫十遍。

錯了，總還有機會重來。

升上國中後，擔任班級國文小老師，每當教完新的一課古文，或近體詩，我常被指派到黑板上抄寫課文生字，並負責相關成績登錄。而在老師批閱完練習作業，發還給大家前，眾簿本皆須經由我手邊，待詳細核對、載記完上頭分數後，它們才像打上印的豬仔，一一送還原主人家。於是，別人所寫下的，那一行行形態互異的字體，也就隨著紙頁的翻動、摩挲，不經意蹦到我眼前來。有的才剛映入眼簾，便知是書寫者草草應付了事的結果，急躁的筆勢七歪八扭，使得每個落下的字都宛如點水蜻蜓般淡寫輕描；有的皺結於方格中央，如一張張乾癟縮水的老人臉，毫無生氣可言；少部份不安於綠線框架、動輒越界的字體則像是奮力展開身軀、拚命揮動脅翅的禿鷹鳥——落了羽的那種。其他，有的封皮拓上了腳印污痕，有的在頁角沾惹幾粒飯黏子，我幾乎可以想像，班上每一位同學，是在什

麼樣的環境中完成這些作業的。

千千百百的字跡，對應著千千百百的人生。剎那間似有所了悟，彷彿，攤展於我面前的，不只是生字本身而已。

「『寫字』是一種學習與生活態度的養成，訓練你們的專注力和耐力。」老師不只一次提醒。不是都說了，字如其人。

漸漸，一隻筆運轉得熟了，由點、線的練字開始擴及成面的作文，我亦從許多賞析、評論中學習究竟該如何分段、佈局、安插修辭，才稱得上一篇「好文章」；一個個字可比擬一顆顆棋，正等待弈者出手，張羅成譜系。或許由於平日慣常的緘默，導致蠢動的情緒須要另闢一宣洩出口，於是每逢動筆不動口作文課，寫起字來的我總是酣暢淋漓，勤快得如同飢餓春蠶，迅速囓食掉好幾張作文紙；在我眼中，那綠邊白底的方格子彷彿是一畦畦乾涸的田，渴望為筆管流洩而出的陰藍墨水注滿。

理所當然地，我也逐漸成為代表班級參與各類作文競賽（比方：教孝月思親、反菸毒、租稅教育以及久久一次的班際讀書心得比賽等）的不貳人選。

隨著參賽次數的增加，慢慢也摸索出竅門，比賽題目不外乎「環境保護之我見」、「新世紀國民應有之生活素養」等含蘊大仁大義的道德命題，因此，行文時也就儘可能迎合評審口味，向壁虛構出遠遠超乎這年紀所應具有的理想情懷以及近於宗教的高尚情操，好換取一張張鑲金花邊、蓋有朱色大印的獎狀紙以及其他附屬獎品。以不變應萬變方為上上之策，因此，那種八股論說文的結尾永遠是「新台灣的建設藍圖並非憑空臆造的空中樓閣，只要全體國民攜手連心，服膺□□的□□並培養日常生活裏應有的□□，則勢必能在既有的基礎上打開再造的契機，邁向輝煌璀璨的前程，開創國家光明的遠景！」□□內即可按照題目訴求，隨時進行替代，就好比職業賭徒抽換撲克牌面般利索自然。

然而，這樣毫無新意可言的「同體滋生」，畢竟距離我想像中的文字「創生」太迢遠了。終於，在某次以「論信實」為題的校內作文競賽場上，我突然覺得興味索然，彷彿自己全盤洞悉了某件惡事的前因後果、起承轉合，卻又無任何招架、還擊之力，只能眼睜睜任憑它發生；於是，賭氣似地，我背棄論說文寫作指南書當中引用、舉例、正反證成的原則，隨心所欲恣肆揮灑、攪亂既定章法與公式，然後，在其他參賽者尚苦心孤詣、孜孜矻矻於梳理文章脈絡的片刻，收拾筆盒，交卷。步出會場的當下，一陣陣孤獨的疲憊感朝我襲來：比起字囊的羞澀匱乏，思想上的荒蕪和貧血更加令人難以忍受。

我著實厭倦了公式句的堆垛疊砌、再而三的因襲，就好比厭倦日復日一成不變的作業小考加晚自修。從筆下脫走的字句無論其修辭再如何華美、意象再如何瑰奇，一旦缺乏情感潤澤、思想澆灌，也不過是金玉其外的柑果，或一組繁複空洞的中國盒子，乍看下精雕細琢、層次井然，但總經不起再三的檢驗考覈。

於是，我開始為自己準備額外的空白記事本，瞞著父母師長，利用上、下學通勤過程短暫的夾縫時間或者兩節隨堂考間的空檔，順手記下一些在腦海中暈漾開來的墨采。「只是渴望自由，如同沙漠裏的旅人渴望綠洲。」「厭倦一切以自由之名進行網綁的。」不同於作業簿上一行行嚴謹而壓抑的生字，寫在記事本中的句子泰半挾圖挾文、意態奔放，如同廣袤草原上馳騁的快馬；而那些不經意寫下、禿了頭的殘篇斷語，既沒有完整情節，亦缺乏邏輯架構，不過是青春時期間歇噴薄而出的苦悶和躁鬱，密密麻麻密密；是那樣的慘綠時期，心中隱隱約約掙扎，反抗著什麼，表面卻又不得不服膺受升學體系控管的大秩序。於是開始學會用沉默抵禦父母親對成績退步的詰難，將內在那個渴望探究生命存在終極之謎的自己藏諸冰冷堅清的臉孔後，表面上雖無愠無喜，一副木人石心，暗地裏，卻又偷偷藉由文字一針針縫繡出本來樣貌，還原溫柔善感的真實自我——生澀卻毫不矯飾的純粹傾吐，註解了蒼白失血的年少生活。

原本以為，那時期所積蘊的憤懣和叛逃意識，不過是出於一種單純渴望被傾聽、注視的欲望，過後皆要如游絲散入氤氳大氣，就此不再示現；然而實際上，生命裏頭總有某些情感總會一而再在而三地蹊蹶生發，並且因歷經了時間的磨洗，顯得更為剔透圓滑，也因此得以折射出更多更大的可能。

經隔多年後，在某一次汰舊佈新的佳節掃除中，我意外地發現了貯藏室內那只蛛網盤結的棗紅雕花書櫥。撬開咬合生澀的抽屜，一股濃嗆刺鼻、混著淡淡霉味的樟腦氣息旋即逸出，好幾疊作業簿、記事本就這麼歪斜地躺臥在櫃架深處，像變質後的沉積岩塊，見證多年來不見天日的歲月。我一一將他們取出，攤平，曾經鮮麗的封面而今已被時間紡上纖薄塵灰，稍微碰觸便在指掌間留下飛鴻踏雪泥的印跡；翻開來，一行行中規中矩的字詞禾苗般插進眼縫中：「追打」、「回家」、「漂浮」、「陌生」……平板鉛字在紙頁摩挲下，逐漸發出有如蠹蟲巡行過後遺留下來的灰亮光澤，柔和了視覺畫面。每隔幾頁即出現老師批閱的朱印，標誌著年份日期，甲，甲上，甲上上。模模糊糊，我惆悵地翻覽，恍惚從字裏行間辨識出過去的自己，浮動的，游移的，伴隨滿室飛揚的塵埃，竟有股想淚的衝動。

一頁頁脆化的紙張像經歷後劫變後遺留下來的一只只薦黃蟬蛻，枯乾，破碎，黯敗，然而裏頭包藏的字字句句都再三觸動我，撩撥我，包括昔時那些為賦新詞強行寫下的「憂愁」、「悵惘」，寫的時候泰半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只隱約感覺舞文弄墨的喜悅——彷彿透過書寫，自己擁有比別人更為遼闊的視野，盤據

了較為崇高的地位（這樣無端的自負就好比：當我認識「命」這個字時，其實還不懂得「認命」的意涵，卻又以為自己業已藉由形下的字音字形，拘提了形上的變動字義，以為自己業已確切地掌握了些什麼，關於不可逆料的未來）。伴隨成長而來幻滅與體悟往往不知不覺中生發，縱使現在細細回想，也仍舊不能確知，昔日於國語課堂上，被老師標舉為生詞的「追打」、「回家」、「漂浮」、「陌生」，究竟又是從何時開始自動地繁衍、增訂，深化成「追尋」、「回憶」、「漂泊」、「陌異」的？

成長的過程，蛻化的過程。

一路走來，總是不斷在文字密林中摸索、張望，匍匐行進，深怕在挑揀字詞時稍有閃失，便和所欲表達的真意錯身而過，種下誤解的根莖；更有甚者，無心的言談句讀觸了旁人內心中的幽微禁忌，從此人我間隔了道隱形牆垣，一輩子存留陰影。文字不再是文字本身，其所纏帶的抽象意涵和負載的真實人生底蘊，才是值得去竭盡一生去細細推敲、探究的瑰麗星圖。

那隱藏在形音義符碼中、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思理緒，彷彿作業簿上縱橫交織的草綠格線，無盡推展、綿延，貫徹了人的喜怒哀樂貪嗔癡欲，經緯著不可叛逃的現實航道；我忽然覺得作業簿或稿紙上那一格格空白、待填補的未知，其實就像生命裏可能遭逢到的諸多怪誕情節與難題，往往要等到時過境遷，經了事、長了智，方能細辨當時那些模稜選項之間的歧異性，找出正確有效的答案。

我這才覺得，母親交給我的從來不只是認字識詞的能力，更是一種實事求是的人生態度：丁是丁，卯是卯，任何因粗忽草率而導致的謬訛，乃至於一筆一劃的小小舛誤，皆不能等閒視之、置若罔聞。魯魚亥豕，己巳未未，字裏行間到處存在似是而非的陷阱，蠱惑猶疑的人，吞噬狂妄的人；幸而昔日在母親嚴格的教導下，一次次的修習和砥礪已在我心中鏤下整套正楷版模，白底黑字寫下的道理總能在逼近懸崖邊緣前提醒我該勒住馬韁；與其臨淵羨魚，倒不如退而結網。

人生是一本作業簿，然而一旦錯了，已不再有機會重來。

模模糊糊間亦想起，自己差不多有許久未曾，未曾靜下心，提起筆來，認真真地寫完一篇文章，一份報告，或一封信。電腦新興以後，內建的程式系統霸佔著絕大多數的文書處理，使用者只消叩擊相關鍵盤，毫釐無差的大小、間距、單行字數加上校對、排版、個人化風格設定，同步進行，最後按下列印鍵，一紙精工無瑕的作業成品旋即自印表機內吐出，欣然躍於眼前，就連當中字體的側勒努趨都是完美一致的呈現。

手工文字時代宣告式微，畢竟，連書寫、起草也早就不作興用稿紙了。然而無論如何，我總還記得初識之無的孩提時代，那一疊疊過期報紙、書桌旁的小點心，以及母親手中來來回回反覆穿梭的針線；閉上眼睛，感覺空中竟有一枝如椽大筆在巨製的扉頁上魔幻地來回：原來，嘔心瀝血耗盡一世修為，不過是爲了證成生老病死的複奧字義、解讀愛恨情仇的錯雜紋理。假如，我對於理想與現實間持續不斷的辯證關係仍持有一份形而上的好奇心，並且願意釋放內在那個渴望探究生命存在終極之謎的自己，那麼我想，即使毋須再打開一本新的國語作業簿，這一生，我依舊會在漫漫的跋涉旅途中，一遍又一遍認真寫下，每個目遇的，生字。